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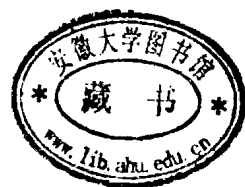
二 編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第 6 冊

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考（上）

江秀梅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考（上）／江秀梅著——初版——台北縣永和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6〔民95〕

目2+280面：19×26公分（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編：第6冊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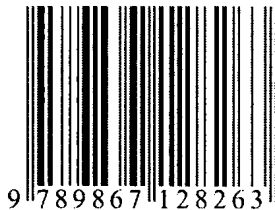
ISBN：986-7128-26-5（上冊：精裝）

1. 類書－研究與考訂

041.4

95003572

ISBN 986712826-5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二編 第六冊

ISBN：986-7128-26-5

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考（上）

作 者 江秀梅

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

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電子信箱 sut81518@ms59.hinet.net

初 版 2006年3月

定 價 二編 20冊（精裝）新台幣31,000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考(上)

江秀梅 著

作者簡介

江秀梅，一九六七年生。

學歷：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畢業。

現職：國立新竹高商。

著作：論文〈魏晉南北朝詩賦合流現象初探〉、專著〈初學記徵引集部典籍考〉。

提 要

隋以前圖書散佚嚴重，開皇三年，秘書監牛弘表請搜訪異書，經籍於是漸備。唐自立國，即極重視圖籍之收聚。唐官府藏書在隋之官藏基礎予以發展，官府藏書處之規模亦有擴大。唐代除大規模整理舊籍外，類書之編纂亦蓬勃興起。《初學記》為開元年間，玄宗敕徐堅所撰。其書所採摭，皆隋以前古書，而去取謹嚴，多可應用，在唐人類書中，頗具文獻價值。

研究文學，檢尋古籍，倘不辨明真偽，以論作家生平及其作品風格，則往往差以毫釐，謬以千里。然欲考求唐前之詩文集，惟賴〈隋志〉，而唐代類書所徵引之唐前詩文集，或有〈隋志〉未著錄者，凡此皆可補〈隋志〉之不足。《初學記》於整理初唐以前之文學史料，極具價值。故冀以本文，可將初唐以前集部亡佚之書，詳加考索，爬梳董理，不致使其永晦不彰，並可為漢魏六朝文學之研究，盡綿薄之力。

全文凡例、緒論外分為三章：

首為「緒論」，敘述本文研究動機與方法。

第一章「類書與初學記概述」，本章又分二節：第一節類書概說，將類書之內容與特性、起源與演變及其作用與缺失略作探討；第二節《初學記》之纂修及其內容，將《初學記》所具有之內容、性質及功能予以提出。

第二章「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考」，此章為本論文主體。所考之古籍，以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為範圍，所考諸書，其分類與次第，一仿〈隋志〉；凡〈隋志〉未著錄者，則參考諸史志，力求分類妥愜。

書目考之體例，於撰者生平及著作內容等，加以敘述。撰者之考索，其資料或得自史傳，或採自方志，或引自碑銘，其詳略去取，視要而定。著作內容之考訂，則有關序跋及足資論證者，視實際需要引錄之；如佚文尚可鉤稽而有助於考證者，亦略事徵引，以資考核。其有輯本者，則著其輯本之名稱及內容概略。其他如撰者之誤題、書名之外謬、篇卷之多寡等，亦視其情形，酌加考訂。本章分為三節，第一節為楚辭類，第二節為別集類，第三節為總集類。

第三章「結論」，總結本文研究成果，並以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書為例，論述《初學記》一書之文獻價值。隨後並有附錄三篇，其一為〈初學記徵引集部作者篇名索引〉，俾便讀者檢索；其二為〈初學記徵引集部典籍存佚表〉，每書著其存佚及殘本、輯本，俾便省覽；其三為參考書目舉要。

凡 例

- 一、本文以楊家駱主編鼎文書局《國學名著珍本彙刊·類書彙刊》之一《初學記》三十卷爲底本（古香齋本），并參考近人閻琴南《初學記異文校注》。
- 二、本文所考訂之古籍，以《初學記》所引用集部典籍爲範圍。
- 三、本文所考諸書，其分類及次序，一仿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。凡〈隋志〉未著錄者，則參考諸史志，力求其分類之妥愜。
- 四、本文仿《四庫總目提要》之例，於撰者生平及著作內容等，加以敘述。撰者之考索，其資料或得自史傳，或採自方志，或引自碑銘，或擷自年譜，其詳略去取，視需要而定。於著作內容之考訂，則有關序跋及足資論證者，視實際需要引錄之；如佚文尚可鉤稽而有助於考證者，亦略事徵引，以資考核。其有輯本者，則著其輯本之名稱及內容概略。他如撰者之誤題，書名之舛謬，篇卷之多寡，歸類之得失等，亦視其情形，酌加考訂。
- 五、本文楚辭類、總集類以一書爲一目，別集類則以一人爲一目，若一書數名，或書名繁省不同，則併爲一目，而於按語下說明。每朝之下，凡史志著錄者，列於前；史志未著錄者，則附於後。
- 六、凡作者事蹟見前，他類別見者，例書別有考三字。
- 七、今存之書，略說其演變。今亡之書，則參考類書、地志、經史等，記其書名，卷數之異同。
- 八、本文之末，有附錄二篇：其一爲〈初學記徵引集部典籍存佚表〉，每書著其存佚或殘本、輯本，俾便省覽；其二爲〈初學記徵引集部典籍書名作者綜合索引〉，俾便讀者索檢。



目

錄

上 冊

凡 例

緒 論	1
-----	---

第一章 類書與《初學記》概述	5
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節 類書概說	5
----------	---

第二節 《初學記》之纂修及其內容	10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章 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考	13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 楚辭類	13
---------	----

第二節 別集類	16
---------	----

一、先 秦	16
-------	----

二、西 漢	18
-------	----

三、後 漢	31
-------	----

四、魏	58
-----	----

五、吳	71
-----	----

六、西 晉	74
-------	----

七、東 晉	99
-------	----

八、宋	126
-----	-----

九、齊	148
-----	-----

十、梁	154
-----	-----

十一、北 魏	184
--------	-----

十二、北 齊	188
--------	-----

十三、北 周	192
--------	-----

十四、陳	197
------	-----

十五、隋	208
------	-----

十六、唐	221
------	-----

十七、待考者	258
--------	-----

第三節 總集類	259
---------	-----

第三章 結 論	267
---------	-----

下 冊

附錄一 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作者篇名索引	1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附錄二 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存佚表	107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錄三 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作者索引	133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參考書目	143
------	-----

緒 論

隋以前，圖書罹經五厄〔註1〕。開皇三年，秘書監牛弘乃表請搜訪異書，經籍於是漸備。唐自立國，即極重視圖籍之收聚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云：「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，至武德初，有書八萬卷，重復相糅。」武德四年（621年），唐高祖於克平王世充後，即將隋東都洛陽之圖書與古籍俱收為唐所有。惜其時「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，泝河西上，將到京師。行經砥柱，多被漂沒。其所存者，十不一二〔註2〕。」凡此前代遺書，為唐所承繼，然較隋之經籍已亡佚不少。武德五年，隋末唐初戰事已平，故令狐德棻「奏請購募遺書，重加錢帛，增置楷書令繕寫，數年之間，群書略備〔註3〕。」唐代官藏，基本已備。

唐太宗貞觀年間，魏徵、虞世南、顏師古相繼任秘書監，並請購天下書，「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，繕寫藏於內庫，以宮人掌之〔註4〕。」唐中宗景龍三年（709年）以經籍多缺，使天下搜羅。此次搜集藏書，採「令京官有學行者，分行天下，搜括圖籍」之法進行。唐睿宗景雲年間，又以經籍多缺，「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，搜檢圖籍〔註5〕。」玄宗開元年間，亦多次搜集經典。開元七年（719年），玄宗曾「詔公卿士庶之家，所有異書，官借繕寫〔註6〕。」開元十年（722年）九月，張說都知麗正殿修書事，秘書徐堅為副，張悝改充知圖書括訪異書使。故知開元文籍最備，「所藏至七萬卷，學士張說等四十七人分司典籍〔註7〕。」至

〔註1〕見《隋書·牛弘傳》（卷四九）。其云：「臣以經書，自仲尼以後，迄於當今，年踰千載，數遭五厄，興集之期，屬膺聖世。」

〔註2〕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（卷三二）。

〔註3〕見《舊唐書·令狐德棻傳》（卷七三）。

〔註4〕見《新唐書·藝文志一》（卷五七）。

〔註5〕見《唐會要·經籍》（卷三五）。

〔註6〕見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（卷四七）下。

〔註7〕見《古今圖書集成·理學匯編·經籍典》引集賢注記。

此，唐代官藏已達巔峰。

唐代官府藏書在隋之官藏基礎予以發展，官府藏書處之規模亦有擴大。有秘書省、弘文館、集賢院、史館、崇文館等。凡此官藏機構既各自獨立，又互相緊密聯繫，構成唐代官府藏書體系。而官藏機構主要工作，在於舊籍之搜羅、整理與輯校。

唐代史館既為藏書之所，亦為學術研究機構。唐代史館所修正史頗多，貞觀三年（629年），唐太宗命姚思廉撰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，李百藥撰《北齊書》，令狐德棻等撰《周書》，魏徵等撰《隋書》，由魏徵總監諸史。貞觀十年正月，《五代史》修成，共紀傳二百四十一卷，稱之為《五代史》。以《五代史》皆無志，貞觀十五年復詔修《五代史志》，十五年後修成（即顯慶元年，西元656年），初為單行，後併入《隋書》，專稱《隋志》。編撰《隋志》乃以隋大業御書目錄底本，此部目所收為東都觀文殿正御書，於東都遷運至西京途中，為水漂沒十之七八，故於編《隋志》時，僅能以正御目核查殘缺藏書，故《隋志》所著錄者當為唐初現存藏書。

就集部別集類檢尋，《隋志》著錄四百三十七部，四千三百八十一卷，驗之今藏書目，庶幾亡佚，所得見者，亦僅輯本而已：較著者如梅鼎祚之《文紀》、張溥之《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、丁福保之《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》、嚴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、逯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，雖殘膏賸馥，亦足以沾溉後學。其中以嚴氏輯本、逯氏輯本最稱美備。前者就嚴氏自序云：「廣搜三分書，與夫收藏家秘笈，金石文字，遠而九譯，旁及釋道鬼神，鴻裁巨製，片語單辭，罔弗綜錄，省并複疊，聯類畸零。」及其凡例所云：「文有煩簡完闕雅俗，或寫刻承訛，或宋以前依託，畢登無所去取。」則嚴氏之書或有可議之處。後者收錄先秦、漢、魏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北魏、北齊、北周、陳、隋各代之詩，凡一百三十五卷，為先秦至隋除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以外，最完備之詩歌總集。其取材廣博，引書達三百餘種，資料翔實，書中每首詩皆詳注出處，考訂精審，並注明異文。然檢其所收錄，就《初學記》一書而言，僅限「詩文」中之詩作，而於「事對」所引用者，則似未留意。

再者，就文學發展史而言，漢魏六朝文學，上承周楚，下啟唐宋，實居樞紐。欲考求唐前之詩文集，惟賴《隋志》。而唐代類書所徵引之唐前詩文集，或有《隋志》未著錄者，凡此或可補《隋志》之不足。後人考證《隋志》者，有清乾嘉間章宗源及光緒中姚振宗。章氏所撰，今僅存史部，姚氏仿其成規，廣徵古史異說，頗為精審，然姚氏臚列諸說，重於某人有無某書之著作，至其書之存佚概況及其內容為何，則罕論及之。

民國八十二年，余入輔大中研所從王師金凌修習治學方法，其時王老師提出《初學記》一書，對於整理初唐以前之文學史料，極具價值；且又深感研究文學，檢尋古籍，輒以亡殘訛誤而慨嘆，倘不辨明真偽，以論作家生平及其作品風格，則往往差以毫釐，謬以千里。自清季以來，稽考典籍存佚之風頗盛，其通考通代之書者，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三百卷，博稽歷代經籍；謝啟昆《小學考》五十卷，補朱氏之不及，歷代小學之書，至此灼然可知。另有沈廷芳《續經義考》、翁方綱《經義考補正》等，皆是類之作。稽考史籍者，較著者如清乾隆間，章學誠撰《史籍考》，據其總目，多至三百二十五卷，分類詳密，規模亦闊。惜其書未竟，稿亦不存。又如章宗源《隋志考證》，於史部考證尤詳。再者如謝國楨《晚明史籍考》、劉兆祐《宋史·藝文志史部佚籍考》等皆是。然或經或史，於集則未及之。是以引發此一研究動機，冀以本文，將初唐以前集部亡佚之書，詳加考索，爬梳整理，不致使其永晦不彰，並可為漢魏六朝文學之研究，盡棉薄之力。

探求初唐以前典籍，端賴當時之書目。唐以前目錄之書，據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目錄類所載，有二十二部，四百六卷。其中失姓名二家，毋甦以下不著錄十二家，一百一十四卷，今皆已散佚。欲考唐以前典籍之存佚及其流變，當以宋以前之史志目錄為主。宋代以前史志目錄，可得見者，有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、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、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。以今所能見資料言之，上所列諸史志目錄為著錄當時書籍最備之目錄書。本文探求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，即以上述諸史志為主，為考其源流演變，並參以宋以後諸史志書目、官修書目及私家書目〔註8〕。稽考今存初唐以前文集，並非易事，而探求佚書，尤為艱難，以文獻不足故也。所幸今存唐人類書中，尚有可取資者。唐人類書，多已亡佚，今僅存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及《白氏六帖事類集》。本文研究範圍以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為主，至其附錄佛、道典籍，以其性質與集部不合，故不列論。《初學記》凡三十卷，分二十三部，三百一十三目。每目前為敘事，次為事對，次為詩文，皆摘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而記之。其徵引書目遍及四部之書，本文原以《初學記》引書考為題，冀將其所徵引初唐以前經籍一一稽考，後以其卷帙浩繁，個人學力不足；且於引書考方面之研究，前人多致力於經、史典籍之稽考，於集則未之觀。本文遂以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為範圍，冀將初唐以前

〔註8〕宋以後史志目錄有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《明史·藝文志》；官修書目主要有《崇文總目》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；私家書目則主要有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及馬端臨《文獻通考經籍考》。此外於歷代史志之補撰與考訂，與本文相關者，亦酌採互參之。

集部典籍，博采有關文獻，稽考董理，並藉此以觀《初學記》一書之文獻價值。

第一章 類書與《初學記》概述

第一節 類書概說

一、類書之內容與特性

唐代除大規模整理舊籍外，類書之編纂亦蓬勃興起。唐代類書，不僅數量驟增，且品質超邁前人。類書為匯集古籍中之詞語等資料，按類或韻編次，以供檢索之書。舉凡詩文、辭藻、人物、典故、天文、地理、典章、制度、飛禽、走獸、草木、蟲魚等，幾乎無所不包，內容範圍廣泛，故其編製異於他類諸書。而類書將多種材料集錄，以供採擇，正為類書之作用。其中有經書、史書、子書、小說、雜錄，尚有屬集部著作之賦、啓、詩、文等，顯示其內容之紛雜。可知類書之特性，以內容論，其採擇經史子集諸書之語詞、詩文、典故等，彙輯成書，取材並不囿限；以形式言，皆分門別類，編次排比，以便檢尋；就作用言，其與字典、詞典、現代百科全書相類。然其雖錄經書，卻非經傳注疏；雖列故事，卻非史書；雖採子書，卻非專取一家之言；雖選詩文，卻非各家著作之總集；雖有語詞之訓詁，卻與字典、詞典、百科全書之注解有異。故類書非單一著作，而為各類資料之彙編、雜抄。其編撰者，多僅就其搜輯、採擇之材料，分門別類予以剪裁、排比，或個別加按語予以辨釋、考證或校勘。又前人將書籍析為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類書卻無從歸入，以其既非經非史，亦非子非集，然又兼包含四部內容。故《四庫提要·類書小序》云：「類事之書，兼收四部，而非經、非史、非子、非集，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。」凡此皆說明類書編製「以雜見稱」、「兼含四部」之特性。

二、類書之起源與演變

類書起源頗早，鴻篇巨製，代有興作，無數失傳文獻賴以保存，歷代典章制度亦可藉資查考。至今類書於文獻整理、史料輯佚以及語言史、文學史、古代科技史等之研究，仍具極大功用。漢代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之編撰，於史料整理建立分朝、分類、分人繫屬之法。尤以司馬遷《史記》，於編年、紀傳外，復將有關學術、制度之史料編為八書，實開啓以類隸事之類書體例。劉向編校中秘書，整理舊籍，匯集相關史事，成《說苑》、《新序》，以類相從，亦皆具類書之體。文學方面，辭賦之辭藻堆砌，成為漢代文學之重要體裁。如班固〈西都賦〉：「鳥則玄鶴白鷺、黃鵠鵷鵠、鶡鵠鵠鵠、島鷺鴻雁，朝發河海，夕宿江漢。」即連用十二鳥部之字；張衡〈南都賦〉云：「其木則檉松楔稷、椶柏桤櫨、楓柟櫨櫨，帝女之桑，楸枒栢櫨、桤栢櫨櫨。」即連用二十木部之字。如此重視辭藻，必然須有廣博見聞與豐富資料以供臨文之參考。文風所向，促使文士必求助於類書之體。三國魏文帝，喜好文學，除親自著述外，嘗令儒臣王象、桓範、劉劭、韋誕、繆襲等，撰集經傳，分門別類編成《皇覽》。此部書分四十餘部，每部有數十篇，凡八百餘萬字〔註1〕。延康元年（220年）始撰，歷來學者視其為類書之權輿〔註2〕。惜原書久佚，清孫馮翼由諸書輯得佚文一卷，收入《問經堂叢書》，然所存寥寥無幾。

六朝辭賦承漢賦之體而尤甚焉。逞博炫奇，標新立異，競相以奇語難字僻典，形成一代文風。而其時南方之富庶及發展，佛經之傳播等，皆豐富辭彙之內容，此皆促使類書應運而生。六朝類書，〈隋志〉著錄有梁劉峻《類苑》一百二十卷、徐勲等《華林遍略》六百二十卷與北齊聖壽堂《御覽》三百六十卷等；此後《南史》著錄梁陶宏景《學苑》一百卷、梁簡文帝《法寶聯璧》三百卷，《梁書》亦載張纘《鴻寶》一百卷。凡此雖史志未標其為類書，實皆類書也。直至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始著類書之目，亦為類書見諸史志之始。梁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有事類一篇，其釋「事類」云：「事類者，蓋文章之外，據事以類義，援古以證今者也。」劉勰以為作文章不僅應綜採紀傳之「古事」，且可博取詩文之「舊辭」。此注重辭藻、典故之風，自亦促使類書之產生與發展。《皇覽》後，至南北朝時，類書編纂頗受重視，上至王公貴族，下至士大夫階層，競相編製，盛極一時。自六朝至清末，據歷代藝文志、經籍志著錄約六百餘種，大多已散佚，今存者約二百種左右，

〔註1〕按《三國志·魏志·楊俊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云：「王象受詔撰《皇覽》，使象領秘書監。象由延康元年始撰集，數歲成，藏於秘府，合四十餘部，部有數十篇，通合八百餘萬字。」

〔註2〕如王應麟《玉海·藝文》卷五四，〈承詔撰述篇〉稱「類事之書，起於《皇覽》」。

雖有部分佚文，卻難觀原書舊貌。現存類書以唐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北堂書鈔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冊府元龜》、《玉海》等以及《白氏六帖》為著。明《永樂大典》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，清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一萬卷，可謂類書集大成之作。

由三國以至明清之類書觀之，於內容、形式與編纂目的，不盡相同；每朝之官私類書，皆受當時文風、學風所影響；帝王下令修類書，則或多或少皆含政治作用。古代官修類書，或為供皇帝閱覽有關治亂興衰、君臣得失之事蹟，以為施政借鑒；或為作詩文採擇典故、辭藻之用。故魏文帝時《皇覽》，僅為類比事蹟；宋太宗時《太平御覽》，著重取經史百家之言，以為讀書稽古之助。兩書一名《皇覽》，一稱《御覽》，即可說明此點。而唐宋明清之類書，如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冊府元龜》、《唐類函》、《淵鑒類函》等，皆將帝王部列於卷首，或繫附於天地、歲時之後，亦反映尊崇帝王之意。

早期類書，偏重經傳，間錄子集，取材範圍較狹。《皇覽》與《修文殿御覽》之類，於材料之編排，恐欠妥善。唐劉肅《大唐新語》（卷九）稱《初學記》之輯錄云：「玄宗謂張說曰：『兒子等欲學綴文，須檢事及看文體。《御覽》（註3）之輩，部帙既大，尋討稍難。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並要文，以類相從，務取省便，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。』」（註4）此正說明類書之實際作用，且亦知唐人鑒於以往類書不便檢尋，故於編次材料之形式予以改進。

總括而言，類書內容範圍之漸廣，與其用途與編撰目的之演變關係密切。唐人所編類書如《藝文類聚》與《初學記》等，皆兼採典故、詩，不若《皇覽》、《修文殿御覽》，僅列事類，以其不僅備皇帝閱覽，且兼具作文參考之用，或專為作文輯錄。唐時已有六朝人所編之總集、別集可供取資，固亦予撰輯類書者採擇詩文提供方便。此後雖專供皇帝閱覽之類書，如《冊府元龜》，與供文士取資之類書，依舊並存，然一物實具二用；而並列典故、詩文，則為類書之主要形式。

三、類書之作用與缺失

古代類書，除供皇帝閱覽外，主要為文士作文採擇辭藻、典故之用。由於類書分門別類集中各種材料，檢尋較便，故或以翻類書為讀書捷徑，或恃以為應試剽竊之資。實則類書雖非學術著作，然其除工具書之價值外，其作用約略可分以下三方面言之：

〔註3〕此處「御覽」，指《修文殿御覽》。

〔註4〕據《叢書集成》本，《大唐新語》卷九所引。

（一）檢尋各類材料

古代類書保存諸多與史、地、文學、藝術、典章、制度、風俗、民情等相關之材料，可作為百科詞典以供檢尋，有助於閱讀古書一般知識性之問題，亦可作為分類資料彙編之用，從中檢尋所需材料。如欲知「寒食」一事，翻閱《初學記》（卷四）「歲時部下」，即可覓及與「寒食」相關之傳說與古代民俗之描述。又如欲知唐以前官制，可檢尋《初學記》（卷十一至卷十二）「職官部」上下，即可搜羅唐以前諸種與官制之資料。

（二）輯存古書佚文

歷代類書，皆由當時所存之諸種書籍摘錄材料，採擇範圍甚廣，故以各朝書籍，雖多已失傳，然恃類書而存留部分佚文，使後世讀者猶能觀其一麟半爪。如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所引即多隋以前古籍；《太平廣記》所引古小說約五百種，原書已有半數亡佚；《太平御覽》所引，即或多由轉錄以前類書而來，然採輯之豐，已超邁其前舊類書。故明清人輯存古書佚文，多由唐宋類書中取資。如明張溥編《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，多係取自《藝文類聚》；清嚴可均輯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則多取資於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等書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·類書類小序》云：「古籍散亡，十不存一，遺文舊事，往往託以得存，殘璣斷璧，至拊拾不窮。」說明類書保存散佚典籍之功。梁啟超亦嘗論及：

古書累代散亡，百不存一，……其稍彌此缺憾者，惟恃類書。類書者，將當時所有之書分類鈔撮而成，其本身原無甚價值，但閱世以後，彼時代之書多佚，而其一部份附類書以倖存，類書乃可貴矣！……現存類書，自唐之《藝文類聚》、宋之《太平御覽》、明之《永樂大典》，以迄清之《圖書集成》等，皆卷帙浩瀚，收容豐富。大抵其書愈古，則其在學問上之價值愈高，其價值非以體例之良窳而定，實以所收錄古書存佚之多寡而定也。類書既分類，於學者之檢查滋便，故向此中求史料，所得往往獨多也〔註5〕。

據此梁任公不惟著意於類書保存遺佚之特殊價值，且更說明類書纂輯體制之特殊性，致能發揮保存遺文舊事之功用。由此可言，類書雖非學術著作，卻保存諸多已佚古書片斷，於學術研究頗多助益。

〔註5〕梁啟超，《中國歷史研究法五種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民國71年），頁96～97。

(三) 校勘考證古籍

今傳古籍，時有訛誤，亦可以古類書所引材料供校勘、考證之用。如《初學記》（卷十八）「人部中」富五事對『借車子 請如願』下云：

千寶《搜神記》曰：「有周犢嘖者，貧而好道，夫婦夜耕困臥，夢天公過而哀之，敕外有以給與。《司錄案籍》曰：『此人相貧，限不過此。唯有張車子應賜千萬，車子未生，請以借之。』天公曰：『善！』又《錄異傳》曰：「廬陵歐明，從賈客道經彭澤湖，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，云以爲禮。積數年後復過，忽見湖中有大道，上多風塵；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，云是青洪君使要。須臾達，見有府舍，門下吏卒。明甚怖。吏曰：『無所怖，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，故要君，必有重遺。君皆勿取，獨求如願耳。』明既見青洪君，乃求如願，使隨明去。如願者，青洪君婢也。明將歸，所願輒得，數年大富。」

此處所引『借車子』之典，出於《搜神記》，『請如願』之事，則出於《錄異傳》。今本《搜神記》（卷四）所載「廬陵歐明」一節，與《初學記》所引《錄異傳》之『請如願』同，僅字稍異。按汪紹楹標校之《太平廣記》（卷二百九十二），亦載此事，而較詳，結尾有異，注云：「出博異錄」，明抄本作「出《錄異傳》」，皆未稱出於《搜神記》。由此可知今本《搜神記》爲宋以後人所輯錄，「廬陵歐明」一段或即抄自《初學記》，而以其時匆促，將二事併連不辨，故將『請如願』一事誤入《搜神記》中。

總括而言，因類書本身亦有諸多錯誤、刪節、訛脫，故於引證時，凡見於今本古籍者，當以今本與類書所引參校異同，決定取捨。凡屬佚文，無書可校者，可檢索其他類書是否亦引有類似內容或相關材料，予以研究分析。若以類書引文校勘今本古書之文，尤須嚴謹慎重，若無旁證，不宜輕作改易。以其究爲類書有誤或今本古籍有誤，實不可必，故不可因類書時代較早，即予以輕信。再者由類書搜集佚文，因其體制之特殊背景，首須注意唐宋類書如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中能輯唐以前佚書，此殆與類書於纂輯時，所能徵引文獻之時代有關；其次不可盡信迷信類書，王叔岷《斟讎學》云：「類書既經鈔、刻，自不能無紊亂。然因有紊亂，遂不『據以爲質』，譬猶因噎廢食，此亦『通人之蔽』也！岷謂類書，多存古籍之舊觀，不可不信，惟不可迷信〔註6〕。」再者爲引用書名之諸

〔註6〕王叔岷，《斟讎學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（據四八年八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排印本影印，台北：台聯國風出版社，民國61年），頁124A。

問題，其一、類書之引書書名常有一書多名，繁簡並用等情形。其二、類書於稱引引用書名之技巧鮮有改進，書名包含之事項不夠完全，如某些引用書僅列書名，至多加上作者、時代，難有更進一步指示。若其所引之書為經典之作，或有名之書籍，如五經、諸子，則勉可作為檢尋是書之線索，然此等書名下亦未列出卷數之所在，致於覓得原書後，猶需多費功夫，方得閱原文。其三、類書引用文獻，間或以書中之篇名以代書名而為引用名者，以《初學記》徵引集部典籍言之，即其著例，其於稱引詩、賦、文者尤多省略出處，詩則逕稱「某某詩」、賦則逕稱「某某賦」、文則逕稱「某某表」、「某某銘」等，而非「某某集」，如「卞裕詩」、「王彪之賦」、「干寶表」類皆是，凡此皆非書名，以是之故，若欲《辨證》參考，較諸前項僅列書名、作者，尤費時耗力。殆因古人皆以腹為笥，然今吾人利用，則不免喟興大海撈針之嘆。其四、類書引用古書，於一處下連續有數條者，除首條著錄書名外，其下各條則不再列書名，而冠以「又曰」，如首條書名逸去，則與前一處之書名無異，輯者如未審知，逕以此為彼，則易舛訛〔註7〕。

第二節 《初學記》之纂修及其內容

唐初，受南北朝影響，文章仍講究辭藻典故，盛行駢儷，是以供作詩文取材之類書，多編於此時。其中較早者為虞世南於隋任秘書郎時所編《北堂書鈔》，原為一百七十三卷，分八十部，八百零一類，其中所引，亦有不少隋以前之古籍。唐高祖武德五年（622年）命歐陽詢等撰《藝文類聚》一百卷，分四十七部，七百四十餘類，以其中多人兼任修史，故至武德七年（624年）九月乃修成。此書亦保存隋以前類書之部分內容。開元年間，徐堅為集賢院學士時，玄宗敕其「纂經史要事及歷代文章，以類相從，欲令皇子簡事綴文」〔註8〕。」玄宗自定為《初學記》。此書編撰始末，前人已詳論考〔註9〕，其編成乃唐玄宗為皇子學綴文，而命張說、徐堅、韋述、余欽、施敬本、張烜、李銳、孫季良等八人編撰。撰時約於開元七年（719年）後，書成奏上則於開元十六年（728年）正月前，至其確切時日，則史有闕文，已不可詳考。

《初學記》分二十三部，三百一十三目。每目前為敘事，次為事對，末為詩

〔註7〕詳參見本文〈附錄一：初學記徵引集部典籍作者篇名索引〉。

〔註8〕見《古今圖書集成·理學匯編·經籍典》引集賢注記。

〔註9〕詳見閻琴南《初學記研究》一文〈導論〉，頁17～33。